

小 說 叢 集 之 一

愛

仇

健

保 祿 印 書 館 印 行

5.00

目 錄

第一章	奇遇
第二章	慘別
第三章	救星來了
第四章	樂伯尋母
第五章	兵艦上
第六章	好消息
第七章	重逢
第八章	罪人回頭
第九章	愛仇
第十章	闔家團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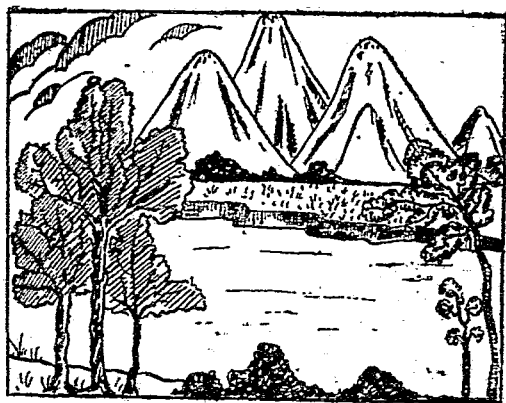


3 1761 7299 1

四八	四四	四〇	三七	三四	二九	二七	一九	一一	一
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-	---

MG
I 14
135
2

第一章 奇遇



愛仇讐

第一章 奇遇

○湖溫泉溫有近附山火

澳洲東南四千里的大洋內，有一大海島名叫紐西蘭，面積和我們的河北省相仿。這島的海岸很高，有許多良好港灣，內部又有著名的火山，及古老的樹林。其中以善石那火山為最高，山峯直達雲霄。其他有各里良，招客等火山，高約四千米，山頂常年積雪不化。火山附近有溫泉溫湖，向外噴水，水花高濺



三四十米，如同落英飛絮一般，美麗至極！該地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，草木五穀都很豐盛，居民多以畜牧爲業。

紐西蘭係英國屬地，在五六十年前，曾有無數英人來此逃難，內中有一愛爾蘭人，名叫潘亭，也領着妻子來此島上，擇居一森林內。初來時遍地草木叢生，無法耕種，後經潘亭一番辛苦的開墾，纔能種植五穀百菓，藉以度生。十餘畝田地的出產，除足夠全家一切日常費用外，還有些許富餘。所以生活非常美滿。潘亭的妻子，是個熱心事主的女子，聖名瑪利亞，嚴守天主的誡命，鎮日勤儉耐勞，幫助丈夫整理家務，教養兒女，只因離堂太遠，不能常望彌撒，心中甚感不安。

潘亭有三個兒子，長名樂伯，次名樂望，三子名章立。因都受過良

好的教訓，所以對於父母親友都很和睦謙恭。樂伯年方十五，在家幫助父親種田，樂望鎮日趕着羊羣出入山谷，韋立最小，但性情最忠厚穩靜，潘亭有意將他送往堂內讀書聖神父。

該島地近南極，正臘兩月酷熱非常，時有巨風淫雨，但平常總算溫和宜人。

在一八六〇年二月初，潘亭和兒子們一同修路，日暮時正在道旁休息，忽然濃雲密佈將要落雨，林內小鳥唧唧競鳴，好像催他父子急速回家。

潘亭父子正想回家，一馬立耳人自遠而近，身著破衫，手持鐵棍。但却洋洋自得，目空一切，潘亭急忙向他敬禮問好，他却帶怒說：『誰認

得你，你我又不是一國人，問我幹麼？我正恨您奪我們的地方呢！」潘亭見他不講情理，仍和顏悅色的向他說：「朋友！這是什麼意思，我看你匆匆前行，面有饑色，現在晚餐已熟，願意和您同吃晚餐，不知您賞光嗎？再一說我並沒有搶奪您的國土，我所種的全是公公道道用錢買的，請您不要誤會。」馬立耳人冷笑着說：「用錢買的，哈哈！我也見過你們的錢，無非是幾塊廢銅爛鐵，或是幾疋布及一些零碎什物，這能換我們大好的良田嗎？朋友！小心吧！我們不久就要報仇了」。他似乎越說越氣，兩眼如同醇酒的一般紅熱，手拿鐵棍，看去就要動手。潘亭依然鎮靜的說：「馬立耳人，從您的話內我知道您們又想打仗啊！你們太驕傲了，朋友我勸您平安吧！若要打仗，終久還是失敗，您們鐵棍雖硬

，那能敵英人的火炮，縱然您們慣使寶劍，也不如英人的砲子打的準確」馬立耳人不服的說：『白人！我們寧願一死相拚，也不願落成一個乞食者。再說我們對待仇人毫不留情，絕不像你們教士講的道理一樣，忍耐愛仇，若有人肆害您，該爲天主忍受，哈哈這真是可笑。我們不是這樣，誰是我們的仇人，我們就殺死他，剝皮吃肉喝血，剩下的骨頭，也要當柴燒』。說着轉過臉指潘亭的兒子說：『朋友這是你的兒子麼？若真有父子之情，該快把他們領回祖國，免得在此受殺戮』。潘亭說：『多謝你的盛意，但是我們在此並無妨礙，一則天主是無所不在的，二則這鄰近的馬立耳人，都和我要好，絕不能害我。你說我們的神父講的道理命愛仇讎，這不是頂有價值的道理麼？現在爲天主的緣故，還求賞

光，同我們吃頓晚飯，永結好友，可以嗎？」馬立耳人怒氣漸消說：「好吧！好在打仗的時期還沒準，不妨擾您一次，當您的客，但是打仗的時候，彼此却不能相讓了。」潘亭笑着說：「盼望我們彼此平安度日，始終和睦」。

潘亭父子和馬立耳人一齊回到家裏，馬立耳人見他的居室，建築得很堅固雅潔，室內陳設得很整齊。經主人的引領由大門經小廚房，走進客廳，這時潘亭的妻子已將晚餐備好送進，見馬立耳人手拿鐵棍就說：「先生！現在又不打仗，為什麼拿着棍子，請放下吃飯吧！」這時聰明的韋立領念飯前經，全家合掌肅立，面對苦像祈禱，韋立的聲音十分宏亮，態度熱誠，馬立耳人很驚訝，他曾未見過奉教人的家庭，這樣和平這

樣熱心，心想若每一個外國人都這樣良善，我就不懷恨他們了。

飯後韋立又給馬立耳人一一解釋了他的疑問，如若瑟和聖母瑪利亞由主選的結合，天主聖子的降生，以及爲救贖人類，被釘十字架上死的苦情，更講耶穌的仁慈，如何求父寬免仇人。

潘亭夫婦聽見韋立竟能懂得這許多要緊的道理，非常喜歡，故意問他說：『韋立，您說得好，您也按着行了嗎？那樣纔算吾主耶穌的真徒弟呢？』韋立答應說：『自然，我同哥們天天熱心念早晚課，還另外爲那害我們的斐理得念一遍天主經，求天主改變他的心腸』。

馬立耳人聽他說還爲害他們的斐理得念經，心裏很納悶，就問說：『斐理得是什麼人？爲什麼害您？』韋立他問竟哭着說：『先生！過

去我們並不在這裏住，我們的本家，是在著名的愛爾蘭城內，那裏統是奉教的。我們那時雖不算大富戶，但是有錢也有地，衣食住倒還飽暖。誰料後來外國人與愛爾蘭人戰爭，結果愛爾蘭人完全失敗，很受外人的摧殘。當時有一個名叫閣老木威的人，更是殘暴無情，凡奉教的都得被殺，殺後土地財產充公。那時我曾祖父母都被殺了，土地歸外人掌管，我祖父反成爲他的佃戶。他們故意將租價年年提高，使佃戶無法營生。當我祖父死時，我家已經一貧如洗了。斐理得是那時的一個外國職員，與我祖父不睦。祖父死後更提高租價，父親是個忠厚的人，只得聽從，以後的日子就更苦了。

頭一年正逢旱災，莊稼收得不好，第二年又下雹子，把莊稼全給打

死了，又加半瘦牲畜也死了，父親拿不上租價，斐理得就在一個鵝毛大雪寒風刺骨的夜裏，把我們趕出來。那時母親正病的厲害，呀！老先生！你看我們多麼困難呀！若是你被逼到這種地步，你一定會將斐理得殺死，但是我們是奉教人，講究愛仇，我們只有呼求天主，隨主的聖意安排，斐理得見我們呼求天主，他竟恥笑我們說：『別求天主啦！求天主也得走』！我們在迫不得已的時候，只有離開了那可愛的家庭，臨行時父親拿着牆上掛的那尊苦像，母親抱着我，兩哥哥隨在後面幸而遇見了一位仁慈的老太太收留了我們，不然早被凍死了。咳！斐理得就是這樣的一個惡人！

馬立耳人雖然不能完全明瞭韋立的敘述，但也可以模糊的明白了，斐

理得殘暴的一斑，遂向潘亭問：『自那以後你們沒見過他嗎？』潘亭答說：『沒有，因我自那以後就往這裏來了』。馬立耳人見他仁厚的臉上，無絲毫抱怨的顏色，就懷疑的說：『你真能寬免您的仇人嗎？』潘亭說：『是的！我們奉教人有句經言——爾免我債，如我亦免負我債者。我雖然想起他的兇暴，不免難過，但是想起天主的仁慈，寬免我們罪人，所以我們也得寬免仇人』。

天色漸暗了，馬立耳人起身告辭說：『今晚明月上升時，我在海涯有約會，不能久留，多謝一餐之恩，更謝你一片忠厚的訓言。上月我們馬立耳人開過大會，若早知你們教內一切，我一定另行計謀，不再戰爭了。現在我已覺察了外國人裏也有好人，不能一概而論，但現在木已成

舟不能更動了，只好你們速速離開此地，因為遠處早已開戰了。好！我們再見吧！」馬立耳人嘆吁不止，走了幾步又轉回來說：「我是這裏的得瓦土魯，就是你們所稱的部長，得瓦土魯雖不愛仇人，但是可愛的潘亭全家，並不是我的仇人」。

第二章 慘別

馬立耳人去後，天色更暗了，瑪利亞驚恐的詢問丈夫：「那人是誰？他為什麼叫我們離開此地？」潘亭向她解釋說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他就是馬立耳人的部長，我久已聞名了，他特別惱恨外國人呢？」瑪利亞更加憂懼了，仰起淚臉向吾主呼求說：「主呀！又不知要發生什麼意外呢？求主保佑我們吧！」潘亭見夫人這樣憂愁，就向她安慰說：「親愛

的！請放心吧！不要過分惶恐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他們年年如此，若英兵一到，立刻躲入林中，動也不動了。況且得瓦士魯說過，火線離此有五百多里路，縱然鄰近有些馬立耳人，但他們與我感情還好，決不致殘害相加。再說我們也該給孩子立個好表樣，無論患難喜慶全獻於主，求主的安排，這個道理你難道嚇忘了嗎？瑪利亞如同大夢初醒，平安的說：『好吧！現在念晚課吧！我們的生命交與天主和護守天神照顧了！』

潘亭全家正在熱心祈禱着，忽聽一陣緊急的敲門聲，原來是他的朋友默爾善跑來了，只見他面色蒼白，氣喘噓噓的說：『了不得了！我們快逃吧！馬立耳人開戰了，我的妻子和鄰人都給他打死了，房子也燒了，你看那邊不是還黑煙滾滾大火衝天嗎？幸虧我有這把斧子救了命，不

然也得死在屋裏。朋友！我爲報答往日對我的恩惠，所以特地跑來給你送信，你和全家趕快收拾一下走吧！在一陣忙亂中，潘亭全家都逃往森林去了，他們僅帶了些珍貴應用的東西，潘亭一手荷槍，一手抱着苦像，一家大小，哭泣泣又在重演着被斐理得趕出的悲劇。

他們走了一會，見無藏身地方，就決意往河家井莊，因這個莊上人煙稠密還可隱匿，正在走着，猛抬頭見那莊上滿天通紅，好像晚霞西照，大家失望的喊說：『河家井也被燒了，我們逃往那裏去呀！』跟着聽得馬立耳人的一片廝殺聲，像野獸的怒吼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潘亭見事不好，與默爾善商量，到草地裏去。那裏亂草蓬生還可遮身，過去草地有一山溝非常避靜，是一個嚴密的保險窟。但草地溼滑難行，又加上高草遮

面，使人辨不出去向，約經一小時的工夫，他們纔爬到山上，登高一看，見自己的房屋也被焚燒無餘了，心中暗暗叫苦，究竟女人的心窄，瑪利亞一見竟嗚咽的哭出聲來了，孩子見母親哭，也都附和着落淚，潘亭急制止她說：『哭什麼！也許草地裏有埋伏着的人，若被他們聽見，還想要命嗎？房子倒是小事，燒了再蓋』。遂向默爾善說：『老弟，你熟習這條路，請領着姪子前頭走，我同內人隨後，放輕點脚步不要驚動野人。你要知道患難也是天主的賞賜，我們不要失望吧！多求聖母及護守天神，真心痛悔往罪，寬免仇人』。後來他們賴着天主的護佑，平安的走入一片森林，裏面漆黑陰冷，如同墓地一般，地下崗巒伏凸，崎嶇難行，尤其瑪利亞更感困難了；潘亭一路扶助她，有時也背着她走。出了森林

以後潘亭招呼默爾善說：『前面是一條小河，在月光未出以前，我們該趕到那裏，不然會被野人捉住的』。

離河不遠了，潘亭忽然聽見一陣駭人的叫聲，疑是貓頭鷹作怪，其實是馬立耳人追來了。他們擔心的走着，好容易走到河邊，默爾善說：『河水雖淺，但也不容易涉過，朋友我立在河中央，先將孩子們背過去，然後我們再把嫂嫂背過去』。聰明的小韋立見母親害怕，遂安慰說：『媽媽！不要怕，有苦像在』。

孩子們過去了，默爾善正想回來負潘夫人過河，忽聽背後扔的一聲，自遠而進，知是受了敵人暗算，不隄防一粒槍彈正中腦門，翻身落入水中，掙扎片時，結果仍被水浪打走。潘亭以爲他失足滑倒，遂跳入

水中撈救，摸索多時並無他的踪跡，心中正在焦燥，突然又飛來一顆子彈，相繼一陣嘶喊，潘亭失聲的高呼着：『孩子們快藏起來，不然就快跑吧！敵人追來了』。回頭又見夫人立在對岸，欲救不及，早被馬立耳人捉住，還有一人手拿快刀直向夫人殺來，潘亭不能忍耐，遂開槍向敵人射去，一射雖中，但大禍立刻引發了，幾十個馬立耳人一擁而上，齊向河內開槍，子彈飛落，尤如狂風暴雨。潘亭見寡不敵衆，想趁機潛逃，不料背後又來一槍，打傷肩膀，回頭顧盼不慎，頭部又中一彈，立刻頭暈眼黑，沉入水中，大呼我妻我子。直至週身沉沒，呼聲尤繚繞河畔隱約可聞呢！

馬立耳人得勝了，快樂的彼此怪叫，打死潘亭的那人，特別高興，

笑嘻嘻的舞弄着槍杆，大聲喊着：『老外國人都死了！年小的都跑了，我們快把他們燒死吧！等我們的得瓦士魯來了，一定大大的賞報我們！你看！這紅的地是外國人的血染的，這紅的天是燒他們房子的火照的！』

一個年輕的馬立耳人，堆起一堆枯草燃着，火燄照的明如白晝，瑪利亞當敵人紛亂時，暗暗潛入亂草叢中，在馬立耳人以爲她早被亂人踏死了，誰知她還存留人間呢！當火燄正盛的當兒，她偷眼一看，見一羣野人，濃眉大眼，面目猙獰與地獄的惡鬼不分上下，頭帶野雞翎，身披狗皮衣，手拿槍刀棍棒，亂打亂笑，刀光閃閃，不一會驀地吹起一陣笛聲，空氣寂然靜沉，原來是等待得瓦士魯的來臨。

瑪利亞目睹這種情形，嚇的渾身戰抖，想起丈夫和孩子的下落，只

有獨自祈求天主默佑，決意寧死，不背天主的聖意，此時心中雖惶恐不安，但想起全能全知無所不在的天主，又有了一線的希望了。

一聲怪叫使瑪利亞又墮入驚慌，原來是找尋孩子們的人回來了，他們齊喊『未尋得』！瑪利亞心中暗喜，但又有一人發出命令說再往草地裏去尋，不一會聽見一陣驚喜的呼喊尋着了！待他們走近一看，是默爾喜的尸體，復又命令將河對岸的草地燒光，這樣一定能可以燒死他們。瑪利亞聽到這裏，不由得失聲大哭，野人忽聽有女人哭聲，都齊往前來尋找，內中有人說：『這個女人，大概是打死我們同伴的人的妻子，我們今不報仇等待何時？先吃她的肉，後喝她的血』。一面說着一面拳棍就打，瑪利亞這時早已嚇呆了，只閉着眼睛等待天主的招呼，正在千鈞一髮

的時候，忽聽一人喊說：『不要動手，我來了』。

諸位！您猜這位是誰，就是得瓦士魯部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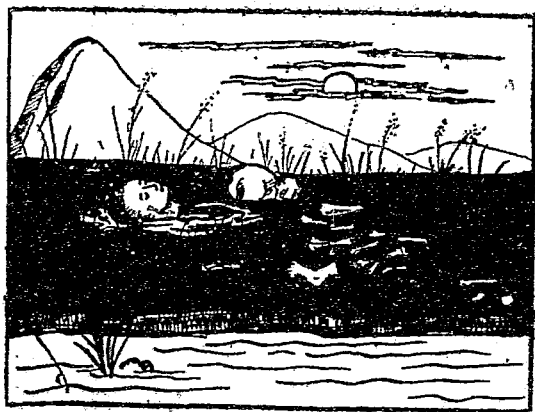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救星來了

野人們正在七言八語，手忙腳亂的時候，忽聽喊聲，知道部長來了，都嚇得目瞪口呆，形如木鷄。因他們今次未奉部長的命令就自行開戰，所以這樣驚駭。其中有一個細高漢子插四隻野鷄翎，看去是個小頭目，向前敬禮說：『部長暫且消氣，他們雖不守命令，但已將全仇殺死，這裏有一個女人，部長親自殺了消消氣吧！』

瑪利亞一見這個部長，正是在自己家裏吃飯的那人，覺得來了救星，翻身爬了起來高呼：『可讚美的天主！』遂就跑到部長面前磕頭哭訴

一切：『唉！仁慈的部長呀！求你救救我的丈夫和孩子罷！真苦死我了』。部長一看這哭著的女人，是潘亭的妻子，立刻向衆人誇讚潘家的忠厚篤誠，遂又向瑪利亞道歉說：『真對不起，本想救您全家，但今已來遲，心中實在慚愧！若你的孩子真在那邊草地裏，我也無法援救了！』瑪利亞一聽又重落到失望的重圍裏，大聲哭求天主說：『天主呀！我的丈夫到底那裏去了？』得瓦士魯說：『我盼望你的丈夫早已逃跑了』。衆人齊聲說：『沒有逃跑，現在躺在河岸上呢！我們願意將他和那個外國人的尸體，一齊帶回家去，大家共餐。這個女人憑你措置！不知部長的意思怎樣？』部長大聲喊說：『安靜些！聽我的指揮，這女人當我太太的女僕，他丈夫性情和藹，待我有一飯之恩，不許吃他的肉，別一個尸

體你們可以隨便』！衆人如得了什麼賞賜一般，喜得手舞足蹈，霎時間



○了光吃全完體尸個一的喜爾默間時霎

默爾喜的一個尸體完全吃光了，那種狼吞虎嚥血肉狼籍的情形，真令人不堪目睹！瑪利亞在旁，只有暗自落淚，想起前後一切遭遇，惱恨之火，自心而生，又轉念耶穌愛仇的話，怒火又立即消沉！

野人同瑪利亞走後，天又落雨了，雨勢很急，不一會下得溝溝河平，

這時潘亭還直挺的躺在河邊，大家都想他已死完了，誰料這陣大雨竟把

他又激醒了，這真是天主的全能呀！

潘亭蘇醒後，朦朧中記得頭已被砍去，遂急用手撫摸，腦袋仍長在項上，這纔放心，反手又摸右臂插一刺刀，用力一抽血肉橫流，痛苦難忍，又暈死了，片時蘇醒過來，心中仍然懵懂不明，忽見身邊，水光浮動，竟不知身在何處，遂起身走到河邊，喝了幾口水，心中纔覺清楚了些。但是流血過多，身心疲憊不堪，臥身草地，不知不覺遊入夢鄉了。

午後醒來，想起昨夜的事，竟如一場惡夢。見妻子朋友都影去無踪，忍痛四處尋覓，但是四肢無力，支持不住，多次傾跌，後來走到野人吃餐的地方，發現一堆白骨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也辨不出是妻子的還是朋友默爾喜的，只有抱頭大哭，直哭到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

潘亭正在獨自號陶大哭，迎面駛來一船，乃是英兵的救護船來了，他們沿路救濟許多受難的英人，現在船長聽見有哭聲，遂派兩個水手，下船探問，水手隨着哭聲找到了潘亭，見他面色蒼白，身負重傷，遂將他抬到船上，用酒水灌注洗療，並慰問他的苦痛，潘亭含淚將昨夜的事，講述了一遍，又求水手爲己找尋妻子，水手應諾，分別尋找，日暮時尙未尋得。

潘亭在船上，有醫生替他診治，並無死的危險。只是思親心切，以致精神錯亂，言語失調。有一次醫生來了，他竟疑是馬立耳人要打他，大聲喊着：『妻子呀！孩子呀！快跑吧！韋立我把你抱過河去』。……

忽而又笑容滿面，如同見了親人一般，連聲請安問好！接着又是一陣痙攣，痛苦難忍，欲呼不得，雙眼圓睜像與誰爭吵似的。片時又沉靜

的說：『韋立兒我可愛的孩子，我見了你手中的苦像，不敢罵人了！天主命我們愛仇讐』……

醫生由他這些漫無條理，斷續不接的狂話中，知道他心中有許多隱痛。又見他高呼天主，寬免仇人，得知他是一個熱心教友，遂用心給他治療。七天以後潘亭復原了，只是創傷尚未痊愈。船至碼頭後，將他送往醫院，醫生還時常下船去安慰他。因為他倆都很忠厚，又都是教友，後來就成了情投意合的好友了。

一天醫生又來看潘亭，見他傷勢漸好；二人便攜手在花園中散步，談了些古往今來的瑣事。後來又談起馬立耳人作戰的事，醫生說：『此次戰爭，還得數月纔能結束，因此地英人很少，救兵未到，如果你全好

了，可與我同去參戰嗎？」潘亭不允！醫生說：「你爲什麼不去？你不是願意報仇嗎？」潘亭說：「我們不是奉教的嗎？雖然野人奪我地燒我屋，殺妻戮子，但是天主都見了，我們本着天主經上的教訓：爾免我債，如我亦免負我債者，該寬免他們，所以我不願報仇」。醫生聽了，讚嘆不絕的說：「你真是一個好教友，真可佩服！怪不得你病重發狂語的時候，常呼愛仇。你還常呼斐理得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？與您有什麼關係？去年這裏也來了一個叫裴理得的富人，從前在愛爾蘭住是英人管理員，現在此島買了許多土地」！潘亭一聽驚訝至極，急問說：「他真在愛爾蘭住過嗎？他是高高的，瘦瘦的，尖鼻銳眼的嗎？顎下懸着一撮鬚鬚嗎？」醫生連說：「不錯！不錯！正是他」！潘亭正色說：「這人心術不正，我一

生不願與他見面——醫生說：『他在你附近買了許多土地——難道你沒見他嗎？』正說着只見潘亭神色驟變，面白唇青，接着又問他說：『他害過您嗎？他傷了您的心嗎？』潘亭呆了半天纔長吁了一口氣說：『唉！他害我比野人更狠，所以我寬免他也較寬免野人更難』。遂將已往的事，一五一十的述說了一遍。後來又說：『朋友我雖不忍離開您，但我却不願跟您去打仗，因為這次戰爭，不獨是野人的過錯，實在是外人太凌辱欺壓他們了。他們爲保存固有的生命和財產，當然得戰爭。所以我不願同去打仗，若在後方看護傷兵，我倒甘心去』。醫生見天色已晚，起身告辭。回船後把與潘亭所講的事告知船長，船長應允，越數日潘亭的創傷全好，與醫生聯袂齊飛了。

第四章 樂伯尋母

樂伯，樂望和韋立三個孩子，自從那夜在河岸與父母分手後，便順着河岸逃去了。跑了多時，找不着歸宿，三人商定到預約的山溝裏去，或許父母早在那裏等候了。韋立年幼膽小，直嚇得叫哭不止，經兩個哥哥哄勸，這纔止着哭聲，暗求聖母及護守天神默佑父母平安。

三個孩子如同脫免逃犯一般，拼命的向前跑，跑到山頂，月光纔升起。樂伯尋了一個僻靜地方，三人坐下休息，樂望和韋立跑得太累，閉眼就睡着了，只有樂伯還怕野人追來，不敢去睡，天落雨時，他們已經躲入樹林，在那裏他們發現了福地——預定的山溝。哥兒三樂得連怕都忘了，因為他們是那樣想念父母呢！

這個山溝非常寂靜，四面有高山峻嶺，叢林茂樹相圍繞。中央有小湖，清可見底，山泉流水，潺潺如泣。從前潘亭在此砍樹，曾蓋了幾間小屋，分立在湖的兩岸，三個孩子都抱着一顆火熱的心來尋找父母，乍進房裏，見四壁空空，毫無人聲，竟失望的哭起來了。深谷傳音，欲覺淒愴哭了一陣，樂伯怕弟弟哭病了，這纔勸止說：『也許爸爸媽媽在那邊湖上，明天我們去找吧！現在我們找些乾柴燃着烘烘衣服，吃些水菓，暫且充饑』。三個孩子分別找來，吃完，掛起苦像念晚課了。

翌日清早，太陽行到半空，他們纔睡醒，一夜風雨，把他們凍得如同死人一般，正午時三人齊往湖對岸找尋父母，及至近前，仍是冷淒無人。三人叉抱頭大哭一場。但事已如此，也只好聽天主的安排。

後來他們決意在這裏居住，把房子收拾一下，又出去尋了些水菓馬鈴薯充饑，抱了些乾草鋪在床上睡覺。近處河內有魚，韋立天天釣魚解悶，也不覺十分寂寞，只是每一憶起失去的父母，心中悲痛不安，後來樂伯決意往離家百里的聖堂內，去探聽父母的消息去。

第五章 兵艦上

英人救護船駛去後，又被馬立耳人困在一碼頭上，因那時野人仍然十分猖獗，有七千多人，終日攻打不止，戰爭危急至極，船上等人都恐懼不安，提議派紐西蘭提督前去講和停戰，提督不肯，後又去英求救兵。數日間開來一萬雄兵，但因野人熟習山路，英兵來時就匿跡山林，英兵退時立刻又出來攻擊，所以英兵雖多，也難得勝。

潘亭自與妻子分散後，終日悶悶不樂，時往船頭悵望。一天又在獨自憂傷，遙見迎面駛來一隻小船，靠於大船旁邊。潘亭見船頭立著三人，中央一個是紐西蘭提督，右邊是野人部長得瓦士魯。左邊的不相識，但也是部長打扮，相見後彼此點頭示意。

大船上的船長，操英語向提督說：「這兩個野人是俘虜嗎？」提督說：「不是，他們是抵押人，但我願當俘虜看待」。船長又問說：「既係抵押人，又是部長的職位，我們不是有保護的責任嗎？」提督說：「不錯，我不過光以抵押人爲名，日後仍以俘虜殺死！」船長說：「大人！這樣作是不合公理的，你最初許的什麼，日後就該做什麼，我決不願以俘虜相待」。提督大怒不語，遂將二野人交給船長，駛船飛去。

提督走後，船長向二部長說：『你二位懂得英語嗎？』得瓦士魯說：『我懂得點，你們提督又毀滅前言了』。船長說：『你既明白他的意思，那麼你也懂得我勸阻的話，提督命我把您二人卹起來，你們若應許不跑，我就放你們在船上自由』。得瓦士魯聽後一陣狂笑說：『你們說話不算，難道我們說話就該算嗎？』船長經他一陣譏諷，羞得面紅耳赤，暗恨提督說：『提督既是奉教人，就該言行一致，不該使外教人輕蔑，恥笑』！遂向得瓦士魯解釋說：『這與我無干，我是一片好意，見您二人都是英雄好漢，諒你們也不會偷逃』。得瓦士魯知道船長是個好人，立刻感謝說：『大丈夫一言，駟馬難追。馬立耳人願教英人知道說什麼就算什麼，我允許你不逃』。潘亭見得瓦士魯被釋，



○釋被魯土瓦得見亭潘

就向他說：『部長！你一向可好！還認識我嗎？自你走後，我們的房子就被燒了，不知是誰手下的人燒的』。得瓦土魯說：『你不是潘亭先生嗎？那時我已警告過你，教你快逃』！潘亭說：『不錯，但你走後不消半點鐘他們就來了，我想是你的部下吧』？得瓦土魯說：『說實話就是我手下的人燒的』！潘亭一聽怒氣衝霄，衆水手也齊聲怒號：『哎呀！他也是一個殺人放火的叛徒，把他捆起來』。得瓦土魯英勇強悍，面不改色冷笑說：『是我的人，你們

奉教人不是愛仇讎嗎？衆人一聽更是火上加油，一齊動手要打，潘亭盡力勸阻纔免了這場風波。又向得瓦士魯說：『謝謝您提醒我這個道理，現在我爲天主的緣故，赦你的罪』。衆水手都驚佩他的寬宏大量，遵守主命。連得瓦士魯也沒想到，遂走近幾步與潘亭親吻說：『你寬免我吧！若外國人都像你一樣，我與馬立耳人立刻停戰。再一說今次雖係我的部下燒了您的房產，但不是我的命令，因我一步來遲耽誤了。但是爲救你的太太，我得瓦士魯並未來晚』。潘亭一聽太太二字，竟如晴天霹靂一般，震碎他久已鬱結的心，驚訝的說：『我的妻還活着嗎？現在那裏？我兒子的下落你知道嗎？』得瓦士魯說：『您太太現在我家，未受絲毫損傷，只有您兒子的踪跡，我却半點不曉』。接着把救瑪利亞，和

孩子分逃，及禁止野人食他尸體的情形述說了一遍。潘亭憂感交集，眼淚落了一陣，立刻願意請假尋妻，但相隔五百里的荒山曠野，不能如願，又加上馬立耳人散佈四方，更有性命的危險，得瓦士魯見他尋妻心切，遂說：『除非與我同去，纔能平安無事』。潘亭見他肯幫助自己，真是喜出望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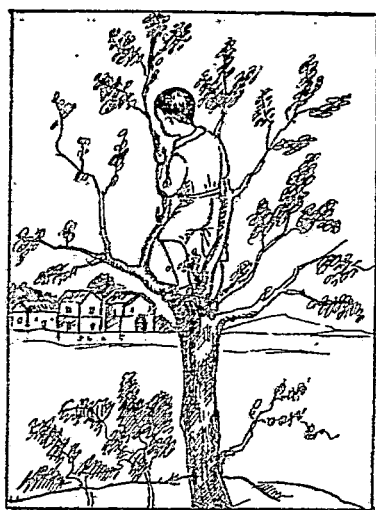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 好消息

潘亭把尋妻的事向船長說了，船長和醫生都勸阻他說：『一則現在時局太亂，二則提督不準，等平安後或調換新提督時，再去也不晚，天主一定可憐好人，你全家終要團圓的』。三人正在說話，忽見西北方火光冲天，黑煙如浪，衆人齊喊：『大概斐理得的莊子被燒了，屢次勸他躲

避，他只貪財不厭，現在禍患臨頭了，看他怎樣？衆人所說的裴理得，正是害潘亭的那人。醫生說：『現在他該作補贖，天主一定審判他了！』潘亭合掌默禱說：『天主寬免伊等，赦我仇讎』。

樂伯尋母，與兩個弟弟辭別時，叮囑他們謹慎，不要掛念，背負着槍去了。樂望和章立送到門外，直到形影消失後，纔回來。

樂伯悄悄的走着，四處觀望，唯恐驚動野人，無意中見林樹上懸着一塊藍布，如同母親的衣服，心中又暗自悲傷，想母親也許就在這



，上樹頂山上爬意決便
。徑行無有看看

裏。便決意爬上山頂樹上看看有無行徑，離山脚半里的地方，有一個野人和許多小孩子，好像在尋馬鈴薯。左方有些女野人，頭上頂着籃子。右面有一排小屋，屋前站着一個婦女，服裝行動，不像野人樣子，樂伯懷疑是他母親，又驚又喜。悄悄的溜到山脚下，但仍不敢進前，只默默的聽着他們說話，仔細一聽那個女人的聲音，正是母親的聲音，樂伯真的要急哭了，終日想念母親，近在咫尺，依然不得親近，是什麼味兒？一會孩子們和母親都走了，樂伯也步步的跟着。見他們渡過河，進了莊子，但河岸上有兩個野人守岸，樂伯停步，想繞道進莊又不敢亂闖，心想若樂望弟同來一定有了辦法，他很有主意。在這進退維谷的時候，他只有再回轉湖邊，約弟同來，他忘記了行路的困苦，身心的疲倦，一夜的工

夫又到了湖邊，弟弟們一見他來得這樣快，不知又遇着了什麼不幸。

第七章 重逢

樂望 韋立齊來迎接樂伯，並探聽父母的消息。樂伯連哭帶笑，竟不知說什麼了。鬧了半天，纔將遇母的事告訴弟弟。樂伯打算叫韋立在家等候，自己和樂望同去救母，但韋立不肯，嚷着說：『我也救媽媽去。我在路上不哭，不鬧，我也能跑路，或者我去了於你們還有好處呢！』誰知後來就應驗了他這句無意的話。

瑪利亞在野人家裏，雖沒受什麼虐待，但勞動是免不了的，因為此地的風俗，婦女該做活，男子却清閒無事，一切捕魚，打獵，耕田，織布的工作，都由女人負擔。因瑪利亞初來不服水土，飲食不振，受苦擾

心，所以弄得面黃肌瘦，形影凋零，日夜飲泣，求主保佑丈夫孩子平安。但是做夢也沒想到孩子會來救她。

瑪利亞整日同部長的夫人孩子在一齊，也學了些馬立耳話，有時就給他們講些道理聖經，他們漸次很信服她了。

樂伯兄弟商量了一陣，還是三人同去。樂伯領路，弟弟偕隨，不覺不由又到了莊前，見仍有許多兵圍護莊前，只好暫藏在草中，等待時機。直等到夜深人靜，還無隙可乘，三人急得起立不安，忽然來了三個部長，率領許多兵丁婦女孩子，走進莊子，大聲喊說：『得瓦士魯來近了，我們在這裏等候吧！』得瓦士魯夫人身穿新衣，頭插羽翎，項掛一串寶珠，出入迎接，莊上張燈結彩，大排酒筵，熱鬧非常。

三個孩子匿到草裏，見野人們吃酒行樂，時彈時唱，更有人演說慶賀，又見母親內外奔跑，慌忙侍候，心裏悲慟萬分。一會有一個醉漢大聲嚷着：『得瓦土疊夫人，你的酒芬芳醉人，你的菜鮮美適口，但是還有一件更好吃的東西，你沒拿來，就是外國人肉，前幾天我們已吃了一個，血鮮肉香，味道美極，當時我就發誓，見一個吃一個，遇着兩個就吃一對！』說完離席而起，手拿鐵槍頓足起舞，呼喊號叫，如同鬼哭狼叫似的，衆人齊聲回應：『你說得對，我們也發過這誓』。瑪利亞在旁聽了這些話，嚇得目瞪口呆，直立不動，只求天主照顧了。

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，忽然一陣大亂，許多人擁上一個外國人，抖擻擻站立不穩，嚇得面如黃土一般，瑪利亞趁機一看，正是凶惡殘暴

的裴理得。衆人問：『得瓦士魯爲什麼沒來？』來人說：『他今夜不來了』。衆人膽怯急問：『爲什麼？他死了？』來人說：『沒死，是上了外人的當，他們假說講和把他請去，誰知却被人家押起來了，臨行時我再三勸止他，他却漠不關心。請去後提督把他送上兵艦，我們想去救護，在路上與外國莊丁又打了一仗，被我們打死六個』。指裴理得說：『我們把他帶來，作抵押人，後來雙方換人，我們放他，他們放部長，你們贊成嗎？』？

第八章 罪人回頭

他們的計劃決定了，衆人都向來人敬酒示賀，內裏有一個部長生得十分凶惡，乘着酒興突然起立，一手抓住裴理得，一手拉住瑪利亞，向

衆人說：『我們既然發誓仇視外人，現在我們該吃他倆的肉，喝他倆的血，仿效祖先的遺行纔是』斐理得本已嚇得戰慄不安，這一來更嚇得人事不省了。瑪利亞還鎮靜的向他說：『生死已定，聽天主的審判吧！我們必須痛悔罪，祈主哀憐』。斐理得不認識瑪利亞了！瑪利亞也不及細談，只命他快念經，他嘆說：『我不信天主，念經也無用，若真有地獄，我大半免不掉了』——瑪利亞說：『耶穌被釘時，右盜死前片刻，因真心痛悔，還得寬赦，你爲什麼失望呢？』斐理得說：『那個強盜比我還強！他沒在冰天雪地的時候，把人家老小趕出門外，活活凍死。耶穌不是說過嗎：你用什麼尺量人，我用什麼尺量你。這就是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唉！我怎能得善報呢？』瑪利亞想再勸他，但被野人制止了他們議

定一個處死，一個當抵押人。有人說叫瑪利亞死，得瓦士魯夫人怕違夫命，願叫斐理得死，結果拈鬮還是斐理得處死。斐理得怕極了，連連叩頭求赦，野人哈哈大笑，笑他膽小若鼠。這時斐理得羞惱成怒，一面咒罵自己，一面咒罵天主。瑪利亞見他這樣不平安，怕他死後下地獄，就可憐他，爲他念經，最後憐憫得喊道：『我替他死吧！』野人聽她願替死，都驚奇得很，問她爲什麼要替他死呢？瑪利亞說：『就是給你們說了，你們也不知道，我求你們再許我同他說幾句話』。野人說：『好吧！千萬不要後悔，明天我殺您』。瑪利亞來到斐理得跟前說：『我想替您死！』斐理得不敢相信，疑他戲弄自己。瑪利亞莊嚴的向他說：『他們早已允了，我願意替你死。我不單是爲救你的肉身，更願意救你的靈魂；



我單爲你救肉身的，更願意
○ 救你的靈魂

珠滾滾，憂傷不安。野人一見這種情形，便互相猜度，大聲喊說：『我聽說外國人有條誠命，愛仇讎，也許這個夫人要遵守這條誠命？但是他

您能應許我自今改過回頭嗎？』斐理得聽她說話是奉教人，就感激的說：『多謝您的美意，真使我至死難忘，但不知夫人家住那裏，貴姓大名？』瑪利亞說：『你不認得我了嗎？』遂把過去的事述說了一遍。斐理得如同天夢初醒，一切都明白了。因受良心的責備，面紅過耳，呆板無言，只是淚

們的提督却沒遵守過，我們還是不能算完』。衆人仍繼續喝酒，直吃得醉如爛泥纔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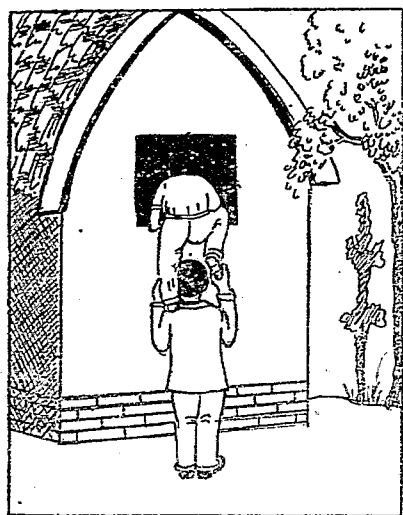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章 愛仇

樂伯兄弟三人，在草地上藏身，野人一切行動他們看得都很清楚。當瑪利亞被抓時，韋立嚇得大哭起來，樂伯也想開槍打那野人，還是樂望比較鎮靜些禁止說：『不要這樣粗心，萬一打着母親怎辦？再一說相隔這樣遠，也難得打準野人，縱然打死一個，他們人多勢大，聽見槍聲，我們不是自投羅網了嗎？』

不一會衆人散去，見一野人把母親領進一間小屋。這時人聲悄然，萬籟俱寂，三人一齊爬出草地，先求了聖母保佑，以後來到河邊橋上。

樂望對樂伯說：『哥哥你在這邊少等一會，我和三弟去救母親。若野人沒覺察出來，我們可以一齊逃生，走後把這橋拆斷。若驚動他們，你就放一槍引誘他們追你，我們順下流跑，你順上流跑，後來再設法相會』。

樂望和韋立上橋走進莊裏，借月光的指引，走到母親的住處。只聽四



章裏
立，看
在章
樂望見
望屋內
上漆黑
由窗向
屋悶。

圍鼾聲震耳，酒氣薰人，嚇得毛髮豎立，不敢呼吸，身雖走到門前，仍是不敢進去。想從窗戶跳入，窗戶太高看不見。樂望正急得不知怎樣辦，忽然心生一計，急忙蹲下，叫韋立站在自己肩上，由窗向

屋裏看，韋立見屋內漆黑沉悶，幸有一道月光的照耀，纔看清楚，見母親躺在地下，正在休息，情不自禁的叫了聲媽媽。瑪利亞本未睡熟，猛聽有人叫媽媽，心中茫然，不知來自何方，又連聽了數聲，像似兒子的聲音，暗呼：『我主，我天主！難道是夢中相會嗎？』韋立見母親驚疑不決，又叫了聲『媽媽』！說：『媽媽不要疑惑，是樂望和韋立來救媽媽了』瑪利亞定神一看，果然是孩子們來了，又驚又喜，但又怕野人聽見，性命難逃，只有忍痛向孩子說：『可愛的孩子！快走罷，這是虎口，被野人聽見，你我都活不成了。母親現在已被綁不能活動，孩子們你先逃吧』！韋立說：『媽媽我有刀子，給你割斷繩索吧』！瑪利亞難過的說：『呀！傻孩子，我已被縛，怎能割繩？唉！時候不早了，你們快逃吧』！韋立忙說：『媽媽我有辦法』。遂叫

樂望慢慢將已托往窗口，自窗口漸漸滑下立於母前。母子兩人一見，喜淚交流！韋立先向母親問了聲好，遂抱着母親的頭頸，親了又親，吻了又吻。瑪利亞欣喜的說：『孩子，媽媽只想今生不得見面了，誰料又在這裏重逢呢！』韋立不及談話，急忙把繩索割斷，三人偷偷溜走了。不一會來到莊外橋上，見了樂伯，母子四人又是一陣心酸。走時樂伯想要拆橋，瑪利亞又忽然想起斐理得來了，遂阻止說：『不要拆，斐理得還在那裏，明天野人一定要殺死他，我們不能見死不救』。三個孩子，想起斐理得從前殘暴的行爲不願拯救，瑪利亞說：『君子不念舊惡，爲天主的緣故，我們該盡力救助他』。孩子不敢違背母命，又二次進了莊子。瑪利亞和韋立在前，樂伯樂望隨後，直向斐理得住所走來，但是門前

橫臥一個野人，聲息如雷呼呼怪响，母子雖害怕，但又必經此路，只得蹣手蹣足的走去。斐理得正在悔痛前愆，輾轉難眠的時候，忽見他們母子四人來在面前，驚懼不了。瑪利亞悄悄向他說：『還不快逃命嗎？』斐理得立即爬起，也不管走得走不得開腿就逃，只是忙中出錯，不知是誰，出門時不慎踏了野人一脚，野人立刻醒來大喊捉賊。真是好事多磨了。

第十章 闖家團圓

他們聽見野人的喊聲，嚇得四散分跑。野人見無人聲，翻身尋找，一看房內空無人影，就叫醒大衆齊來追趕，這時樂伯正要拆橋，見一野人飛跑來了，遂開槍射去，聲到人死，後又連發數槍，野人不追斐理得等人，直向樂伯趕來，正中了樂望的毒計。樂伯一人穿山過林，東灣西

抹，早已無影無踪了。

4

樂伯見野人回去了，便放鬆了脚步，等待母親等人，好久未見聲息，只有獨自前進，等到天明看見一座聖堂，正是從前去過的那座堂。樂伯走進堂內一問，知道仍是舊神父，遂進去求了降福。又將一切遭遇，向神父說了一遍。神父見他這樣勇敢遵命，時喜時悲，又安慰他說：「天主一定降福你們全家，您的母親既得救，就不必憂愁，關於你父親的消息我知道一點，聽說他在兵艦上，你可以去尋他」。樂伯不意在此又得了父親的消息，更放心了。虔心感謝天主。在堂裏歇了幾天，又尋父去了。

樂伯尋父，在路上受了千辛萬苦，風霜摧殘，真是一言難盡。畢竟

在三個月以後找到了父親。父子相見，又是一陣啼笑皆非，潘亭時兒仰天讚頌，時兒俯首流淚，樂伯見父親這樣神經錯亂，竟手足無措了。

這時戰雲愈濃了，野人像海潮一般汹涌澎湃，英兵見屢戰屢敗，不能得勝，疑是提督魯笨無能，遂議定革職改選新提督。一天新任提督往各船巡禮，見得瓦土魯，英姿神勇，十分欽羨，便詢問他的來歷。船長就把舊提督的非理行爲一一說明，新提督立刻赦他無罪，結爲好友。大家同往飯廳吃飯去了，席間彼此談得非常投心，後來又提到與潘亭同去尋妻的事，新提督應允，臨行時提督率領衆兵，齊來歡送，還贈給他許多珍貴的禮物，末後又囑咐他去後，急速平息野人的戰亂，得瓦土魯看他這樣仁義，也就答應了。

潘亭父子跟着得瓦土魯一路都很平安。三人在路上說說笑笑的，不覺得又到了樂伯哥兒三避難的地方了。他們就坐下來休息，潘亭見湖水依然平靜無波，樹林依然豐茂如常，暗嘆息說：『物在不知人還在嗎？』話還沒說完，只聽樂伯突然歡呼着說：『爸爸您看他們都在那裏呢！』潘亭立刻轉向手指處，果然見韋立同斐理得划着小船泛泛遊來，真樂得淚水汹涌流下，不停的讚美天主。這時樂望正想回家，忽聽湖邊有歡呼的聲音，回頭一看是父親哥哥和野人部長來了，更加快了脚步拚命的往家跑，給母親報信去了。

瑪利亞自失掉樂伯後，鎮日念念不忘，在苦像前祈求天主降福他，今天又在祈求着，忽聽樂望的喜信，三個月的憂慮，一掃淨光了。

潘亭在湖岸上見了斐理得，雖然心裏不恨他，但是也不願和他攀談，斐理得早已明白了天主的賞罰，非常痛悔，就自動的跪下向潘亭求寬免。潘亭見他真心回頭，就憐憫的說：『天主都寬免了你，難道我一個平常人還能不寬免您嗎？請您起來吧！』得瓦士魯見他們這樣寬宏大量，不記前仇，暗自佩服。

潘亭父子等人一齊上船，由斐理得撐篙。不一會划到了對岸。瑪利亞早出來迎接了，一見滿船親人，讚頌天主說：『我可愛的天主呀！是您又使我們全家重圓了！』衆人都感動得落淚了。

到了屋裏，一家大小彼此談過去的一切離情別緒。後來又一齊跪伏地下，念經感謝天主。得瓦士魯見他們一家都團圓了，就想告別回家，

經主人的再三苦留，就又住了幾天纔回去。見了同族將自己的經歷報告了一遍，野人都一一信服，戰爭遂停止了。後來得瓦土魯也成了個好教友。

斐理得自被救逃後，就立即回頭了，在潘亭家裏住着非常勤謹耐勞。後因奔波過度，生了一次大病，幸虧瑪利亞和樂伯兄弟們的小心照顧，纔全愈了。

斐理得每憶起過去的一切惡行，和後來受的痛苦，目下所受的恩惠，完全顯露了天主的全能全智，決意棄絕耶穌教，改奉天主教了。戰爭平定後，將自己故有的土地分給潘亭許多，自己又建築了許多房屋，立了一個班子和潘亭同住。彼此十分和睦，為表明感謝天主，又在莊裏造

了一座聖堂。這故事到此結束了。諸位讀者，你們讀完這小說後，心中有什麼感想？

H13

亞福來的秘密

描寫聖心騎士小亞福來，所行的一些奇事，他以十多歲的年紀就爲工作和保護潔德犧牲了。譯筆淺近流利，是少年的精神讀物。

每本定價三角

保祿印書館發行

公教白話報

「公教家庭應該有公教報紙，好做研究道理和得知教中消息的工具。公教白話報是教友最合適的讀物，因為它不但內容充實，價目又極低廉！」

全年報費一元半年六角
保祿印書館印行

天主降生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三版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

有 作 不 翻
著 權 准 印

愛仇讐 每本定價二角

原著者

Spillmann S. J.

編譯者

薛田資

校訂者

趙燕

發行者

顧若愚

印刷兼
發行所

兗州天主堂
保祿印書館

Cat. Nr H8 Fasc. I.

4-27-66

